



# 陣綫報



2.6.1963

每逢星期日出版，本期出版三張（每份五分）

18

Published by BAKIBAN SOSIALIS,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75244



## 為什麼會有財政爭論？

——南大社科座談會發言記要——

前晚（星期五），在南大社科主催的政工農商聯合座談會上，各政黨及團體代表針對「爭論中的星馬政府財政問題」發言時，一致猛烈抨擊了行動黨政府出賣人民的假合併安排，並各以生動和深刻的比喻徹底點穿了最近星馬政府之間的所謂「財政爭論」的實質及其來龍去脈。參加這次座談的有社陣代表李紹祖，人民黨代表巴加醫生，統一黨王永元，民主聯合黨曾仲生，工人黨黃漢昭，S A T U 高耀華，鄉村小販四團體代表白志平。行動黨、四角聯盟、自由社會黨、N T U C 及中華總商會代表都沒有出席。座談會的聽眾非常踴躍，氣氛熱烈。

### 白皮書早已出賣一切

我黨主席李紹祖同志發言時首先便指出：行動黨政府的「合併白皮書」早已把新加坡人民的權益出賣了，現在才來爭論誰負責在新加坡收錢的問題是騙不了人的。他把最近星馬政府對財政問題的爭論形容為無關重要的「抓抓痒」，他說：「李光耀已經把新加坡的頭腦放進了別人的套索裡，現在才抓抓手和脚的一點點痛痒，那有什麼用呢？只要別人一拉緊套索，什麼都完了！」

人民黨的巴加醫生，統一黨的王永元，民主聯合黨的曾仲生等都強烈譴責了白皮書的出賣性。民主聯合黨主張把合併的白皮書立刻撕掉。王永元也認為財政立法大權已經落在聯合邦政府手上，目前的財政爭論只是技術問題而已。

S A T U 代表高耀華說：「買賣合約已經簽定，現在才發覺其中出了亂子，還有什麼可爭的呢？」

他指出，我們人民不應被

這個財政爭論轉移了視線，從而忘記最根本的政治權力的爭取。

### 聯合邦為什麼要爭錢？

黨主席李紹祖同志在發言中列舉了聯合邦強硬要拿新加坡的錢的四大理由：

(一) 敦拉昔到英國討不到錢。英國只肯貸款給馬來亞用來買槍炮，對於鄉村發展，它是不肯貸款的。

(二) 砂拉越地區拿不到錢。聯合邦政府為了誘騙砂拉越和北婆地區人民加入大馬，已決定暫不向他們身上拿錢。

(三) 聯合邦本身不夠錢用。聯合邦本身不夠錢應付大馬的軍費開銷及發展鄉村的費用，所以非把新加坡的錢拿去不可。

(四) 害怕將來新加坡左翼的州政府。聯合邦不願將來可能出現的新加坡左翼州政府有自由支配新加坡稅收的權力，因為這會刺激聯合邦人民的政治覺醒。

由於這種情況，李紹祖同志肯定這種爭錢的問題雙方是

認真的，並不是一種裝模作樣，雖然李光耀已經開始投降。

### 行動黨為什麼要爭錢？

座談會的發言者紛紛指出行動黨現階段要在這個財政問題上爭論的各種原因，綜合來說有下列各項：

(一) 行動黨幻想進行社會福利的改良建設能騙取選民在支持行動黨在下屆大選中執政。

(二) 婆羅州地區不必交錢給中央而能有比新加坡更多的中央國會席位，充份暴露了李光耀合併白皮書的出賣性，所以不得不做些事情，顯出為新加坡人民利益力爭的樣子。

(三) 轉移人民對政治權力已完全被出賣的視線。

(四) 行動黨知道大馬可能延期，所以趁機裝成跟聯合邦對立的樣子。

### 各有精彩見解

座談會發言者，還發揮了許多精彩的見解，如李紹祖同志剖釋所謂「財政盈餘」的真相，巴加醫生指出馬華要搶回資本家對行動黨的支持，王永元談共同市場的欺騙性等，工會和村民小販團體代表則指出沒有政治權力時所謂經濟權便沒有保障。據悉，主辦者將把發言者的講詞刊印出版。

### 重要更正

第三版第一欄 5 ) 第三行「使本地跟進步力量聯合起來」應為「使本地資本跟進步力量聯合起來」。



# 巫統內部紛爭

五月廿七日  
本邦兩家巫文報紙「馬來龍驤報」和「每日新聞」，不約而同地都拿巫統支部的爭吵問題寫起了社論來，反映了前農長阿茲脫離巫統後，巫統內部組織仍然存在各種大大小小的紛爭。

「為什麼巫統的危機一直沒有過去呢？」馬來龍驤報以這樣的問題作為社論的題目。它寫道：「巫統總是在這個地方或者或別個什麼地方碰到一個接着一個的危機。例如，在和豐支部，青年組決定杯葛婦女組的一切活動，原來僅僅是因為後者沒有邀請前者參加一次茶會。」

社論接着寫道：「拿日里務支部的例子來說，那裡的危機是因為有幾名執委沒有出席一次緊急會議而造成的，這些人的缺席完全是因為他們看不懂會議通知書上所寫的內容。」

前龍驤報的社論最後感歎萬分地說：「巫統真是缺乏政治領袖，所以，巫統十分必要在政治方面訓練領袖人才，而不是只進行鄉村發展工作方面的訓練。」

「每日新聞報」的社論則針對東姑最近決定親自接管吉蘭丹巫統支部的領導工作事發表批評。

社論說：「巫統主席東姑阿都拉曼決定親自接管吉蘭丹支部的領導工作，已經受到吉蘭丹所有巫統黨員的熱烈歡迎。他們在歡慶之餘，當然也會注意到促使東姑要親自出來料理的那種糾紛的嚴重情況。不過無論如何，作為政治家和巫統全國主席，東姑是決不可能把精神完全放在吉蘭丹支部的」

# 布洛威抗議虐待政治犯

殖民地自由運動主席、英國工黨議員布洛威，上星期二當他登上飛機飛回倫敦之前，在新加坡機場招待記者，對李光耀政府野蠻地對待政治犯的拘留條件提出強烈抗議。

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除了英文海峽時報外，本邦沒有一家華文報紙報導布洛威的上述談話。也許，海峽時報之登載這項新聞，只不過是希望布洛威和其他工黨議員相信「行動黨並沒有壓制新聞」以掩飾本邦並沒有言論自由的真相。

三位英國工黨議員上星期曾經視察了歐南律監獄、樟宜監獄、中央警察局拘留所政治犯的拘留情況。布洛威在飛機場的記者招待會上說：「對於單獨監禁的不滿，我所以沒有很早說出來是因為我要先向李光耀提出抗議。現在我和我的同僚已經向李光耀談過這件事，所以我必須公開的用最強烈的字眼加以譴責。」他說：「歐南律監獄和中央警署拘留所的牢房是這樣小，對任何拘留者都是太殘酷了，在這種情形下的長期單獨拘禁，對於被拘留者的健康和精神都會造成深遠的影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布洛威在英國曾經作了三年的政治犯，其中有八個月是單獨監禁。他認為樟宜監獄的情形是可以的，他沒有抗議。他和他的同僚已經吁請李光耀改善歐南律監獄和中央警署的可恥條件。

# 砂拉越人民聯合黨 重視爭取第一、三省勝利

砂拉越人民聯合黨最近發表告選民書，指出在這次砂拉越的地方議會和省議會選舉中，爭取在第一省及第三省取得勝利的重要性。告選民書這樣說：「現在讓我們來告訴大家吧。如果任何政黨能夠控制第一及第三省的省議會的話，它就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在第一省中共有二十四個地方議會，如果其中的兩個最大地方議會——古晉市和古晉縣議會，能夠分別有超過半數候選人（即十四與十八位）中選的話，就可以左右整個第一省議會。

「同樣地，在第三省總共有八個地方議會。如果在四個議會（包括詩巫市，縣，加帛，泗里奎或民那丹）也分別獲得超過半數候選人（即總計五十位）中選時，即能掌握了第三省的省議會了。在這兩個地方獲勝的政黨，就可選出廿一位立法議員在廿六位所組成的州議會里而成為多數席位的執政黨了。」

「由此觀之，無論候選人提出的數目是如何衆多，如果不

能在上述地區獲勝時，也是徒然的。」

古晉市議會競選提名已經在五月廿四日下午四時截止。一共有六十九位候選人競爭廿六席。投票日是六月廿三日，當天晚上投票結果即可揭曉。

人民聯合黨派出了廿三位候選人參加古晉市議會議席的競爭，包括該黨主席王其輝，秘書長楊國斯，中委田紹熙，曾經訪問星洲的巴巴拉丕，和古晉聯總代表林金聲。退出了聯合黨的楊清和這次以獨立人士身份參加競選。

# 夏季研究組討論十大問題

社會主義青年  
倫敦馬來亞

(倫敦消息)由關心馬來亞祖國政治發展的一群星馬留英學生所組成的「馬來亞社會主義青年」，今年四月初產生了該機構的新中央工作委員會以後，積極進行多項活動。該會在五月間出版了油印新聞「BERITA PEMUDA」，此外他們還將舉行夏季研究組，列出了有關馬來亞政局發展的大問題，準備加以討論。這將是該組織成立後第幾次的討論會。茲將他們所要討論的十個問題介紹如下：

- 1) 我們要怎樣才能認清，孤立和擊敗社會主義的敵人以及其策略？
- 2) 在馬來亞，國家主義(NATIONALISM) 會有助於社會主義事業嗎？這會不會有什麼危險？為什麼在英國軍政時期馬共沒有辦法接管這個國家？
- 3) 社會主義計劃，行政和宣傳面對着那些問題？我們是否已經清楚認識我們所須要是怎樣的社會主義？
- 4) 那一種資本在馬來亞投資？是誰擁有買辦機構，出入口公司，錫礦場和樹膠園？它們對馬來亞的社會經濟的控制達到怎樣的程度？
- 5) 馬來亞統治階級內部有些什麼矛盾嗎？有沒有可能使本地跟進步力量聯合起來反對外國資本？
- 6) 在農村經濟中有些什麼矛盾？例如稻米和蔬菜種植，漁業等跟膠錫經濟的對比？
- 7) 馬來亞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的需要和迫切到什麼程度？要怎樣才能使馬來亞的天然財富用於為全體人民而不是為少數幾個人服務？
- 8) 在我們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的馬來亞，應該有怎樣的教育計劃？教育計劃如何能夠有助於促進種族之間和階級之間的團結並最後建立一種國家意識？
- 9) 在過去，馬來亞經濟幾乎僅僅跟西方連接。有關的研究組將考察馬來亞鄰近

國家的經濟狀況及其政策，以便估計我們在東南亞建立一個穩定經濟發展基礎所曾面對的問題。

10) 目前有一種傾向，新近獨立的一些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國家都從事於一種有限度的福利方面的立法和國有化一些工業。這些國家例如印度，錫蘭，印尼，緬甸等雖然不能夠真真正正稱為社會主義，但他們無疑的已經感覺到時代的脈搏並且跟隨着進步選民的願望。這一個討論組將認真分析這些國家的計劃的有限性，而不把他們當做修正主義者和反動派置之不理。

馬來亞社會主義青年決定把上述問題的討論結果發表在油印新聞「BERITA PEMUDA」上。為配合這次的夏季討論會該會的季刊「MARA」(怒叻)將特別刊載有關問題的一些專文。

據悉，目前參加馬來亞社會主義青年的星馬留英學生人數雖然不多，但該組織的活動已經使到馬來亞政府非常不高興。馬來亞聯合邦政府已經通過駐倫敦學生部表示不承認這個組織。

馬來亞社會主義青年認為聯合邦政府對該會的這種歧視只能夠表明馬來亞政府不鼓勵

研究和辯論自由，這是和馬來亞要裝成是東南亞「民主橱窗」的姿態是不相調和的。

## 省視

### 政治犯消息

人民黨主席華哈和海港局職員公會秘書長詹密星兩週前已一同從新山警署調往華都加惹扣留營扣禁。

另一名在較後才被拘留的住住聯職員周亞明，目前關在新山，他被准許看報紙。

在過去一週內，又再有近十位政治犯結束了在歐南律監獄的單獨關禁生活，被移到樟宜，其中包括社陣中委卓可黨及賽·查哈里。

據悉，最近期間，樟宜監獄當局每隔三兩天便對政治犯進行突擊檢查，所有政治犯的書本、物件等均被逐一檢點。

據說，樟宜監獄的政治犯會在三位英國議員探獄時向他們呈送聯名的備忘錄，列述政府扣留他們的所謂「理由」以及被捕後所遭受的種種不合理待遇。英國議員告訴政治犯，因他們事前已答應李光耀，所以他們不宜接受任何政治犯的投訴文件。

目前，還有兩名政治犯被關在吉隆坡，他們是社陣副主席兀哈爾跟顧問普都切里。他們並沒有被關在一起。